



桃花掩映下的自然村落。黄春平 摄



高路山麓里的高山梯田。黄春平 摄



修缮后的“两头塘”风雨亭。黄春平 摄



从斜源河左岸一路攀升的高路村道。黄春平 摄



## 高路入云端

黄春平

回到老家，我总是喜欢挎个相机站在老屋前的禾坪上，向西仰望金紫峰下的四季变换、风霜雨雪和山水云月。这是一幅大自然绘就的绝美山水画，画中藏着一个古老的村庄——高路。

前些时候，高路在村道旁新建和改造风雨亭，邀我为“文印坳”“两头塘”两个亭子撰写碑文。于是，我便深入画中美美地欣赏了一番。

海拔1382.9米的金紫峰，是炎帝陵前最高的山峰，为炎陵、安仁、资兴、永兴界山。高路位于金紫峰东峰的山脚下，有石头垒筑或穿崖打洞的朝仙古道与金紫峰远近闻名的金紫仙相连，是今炎陵县船形乡的一个建制村。

细想起来，高路的“身世”还有些复杂，甚至有点“绕”。

高路原来并不是船形的，也不是炎陵的，更不是株洲的，而是先后隶属于衡阳、郴州的安仁县的云秋乡。“高路”在云秋乡时代已有其名，但只是云秋乡塘塘村的一个小村庄（自然村）。

塘塘是大村，还包括高峰、高山和金山等自然村。高路、高峰、高山、路高峰、高、山、高，就连“高”的金山也与金紫峰的“金”字扯上了关系。高峰、高山、金山背靠金紫峰且在金紫峰有山场，按照地名命名的乡俗来看，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

而高路到底因何得名？至今没人说得清楚。《酃县志》《安仁县志》也无相关文字记述，外地人还戏称高路无“路”。依己之见，应该与从大路起步且连通金紫峰的明代朝仙古道、1954年前以高路为界且过往高路的炎（陵）安（仁）县界官道有关。这一说法，也得到不少当地人的认可。

与炎陵县接壤的原云秋乡，是安仁县的一个小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云秋乡便联合草坪（后更名为西草坪）、大塘乡，以地理相近、风俗相同为由多次向安仁县政府递交申请，请求划归由炎陵管辖。1955年1月，在全省调整行政区划时，云秋等3个乡镇便顺利划到了炎陵县。

1956年5月，炎陵撤区并乡，新成立太平乡和船形乡，高路属于太平乡的云秋村。1961年3月，云秋村一分为四：以金紫峰北岭山为界，高路归船形乡，高山、高峰、金山归太平乡。所以，金紫峰东面属船形，北面属太平（1969年更名为东风，2015年东风并入鹿原镇）。

站在“两头塘”的山头上举目东望，伸手便可左揽猫公岭，右揽金紫峰。从山谷一路下行，视野洞开，依次可见海拔相近的水壑、沿楠，行至“文印坳”时，新生、长旺的田园山庄便可尽收眼底，还有静静流淌的斜源水。

如今，从高路修筑了通往山麓云端的风电大道，登顶金紫峰一览众山小，可瞰4县盛景，可观风云激荡，可探落日晓月，可赏风车摇曳，可抒伟人“鸟蒙磅礴走泥丸”

的豪情壮志。对于旅游爱好者来说，从高路乘车登顶金紫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

### 二

今天的高路一切都是崭新的，道路宽敞，屋舍俨然，村落整洁，村民生活悠然，但时光并没有湮灭过往风情，金紫仙观、朝仙古道、炎安古道、麻坳哨所、村口巨柞，依旧是村人津津乐道的靓丽风景和文化盛景。两头塘、两头塘风雨亭，更是他们心目中的名胜古迹。

两头塘位于高路境内，与今鹿原镇金紫峰村（2015年高峰、高山合并而成）搭界。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村人筹资在此建了一座风雨亭，因亭子两端各有一口很大的山塘且四季水源充足，便名之“两头塘”。

这里原本还有一条古道，连通现在的船形乡和鹿原镇，在以往算得上是炎陵和安仁两地的官道。如今，依然可见用石头铺设的路基，两地老一辈往返高路时常在两头塘的亭子里喝茶歇脚或避风避雨。不过，现在这段古道已经荒芜，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水泥硬化公路。

擦拭干净亭子老墙上捐资碑的尘土，依然清晰可见修建亭子时乡人捐资的姓名和数额，或许这些名字当中就有过往行人的祖辈、同乡，也难怪“两头塘”在边民中几乎家喻户晓。

昔日，风雨亭两端的山塘水流终年不竭，灌溉着几个村庄的田土庄稼。传说，两头塘的鱼肉类质鲜嫩，可地汤、可红烧，也可做家常饭，用这里的稻米煮出来的米饭也是格外鲜香，就连船形塘、太平塘上的居民也常到这里来买鱼、买菜。如果时光倒流，您一定可以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什么才叫“鱼米之乡”。

有了这些所见所闻，撰写一篇碑文也就不难了。

两头塘原处安仁县云秋乡境内，几经行政区划调整，今为炎陵县船形乡高路村与鹿原镇金紫峰村界地，即一头通西北方向的鹿原，一头连东南方向的船形，两地间有古道相通。

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岁次己未，乡人捐资修建风雨亭并立碑“两头塘”。据此推算，“两头塘”之谓已有163年历史。亭子位于山谷之间，昔日两端山塘终年水流不竭，浸润良田沃土，造福世代乡民。驻足片刻，便有山风徐来，云雾缭绕，近似人间仙境。

岁月悠悠，时移世易。受风雨侵蚀，两头塘风雨亭多年前仅剩残垣断壁，两端的山塘也被时光淹没。今高路村民将风雨亭修葺加固一新，可谓流芳百世，德泽万代。

这便是2022年镶嵌在修缮后的“两头塘”风雨亭碑记。

### 三

金紫峰下还写满了红色故事，这里曾是地下党组织、解放军第4野战军49军162师484团与国民党残匪斗智斗勇的

地方。炎陵解放、安仁全境解放的标志性事件就发生在高路。

在高路，有一处山坳颇有来头，1955年前是安仁与炎陵的界山，当地人都称之为“文印坳”。其来历源于两大事件：一是高路等地由安仁划归炎陵管辖，是安仁向炎陵移交管辖权的重要事件；二是在高路生擒国民党少将司令霍远鹏并歼灭霍部，这是炎陵解放并象征国民党向共产党交印（权）的标志性事件。久之，高路人便将这座界山叫作文印坳。

1949年4月，国民政府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秉承蒋介石旨意，密令炎陵老乡、国防部保甲局少将参谋霍远鹏组建了“湘赣边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一纵队”，司令部设永兴四甲村，总兵力近万人，主要驻守湘东南一带，妄图垂死挣扎。纵队直属第三大队盘踞在炎陵、安仁边界。

是时，全国解放的曙光就在眼前，积极争取直属第三大队起义投诚，是我军地双方瓦解、消灭霍匪军事组织的一致目标。

纵队司令霍远鹏、参谋长陈修农，直属第三大队正副大队长张佐夏、陈修农，与中共安仁区委书记张英奇、炎陵区工委书记金健都是炎陵人，彼此间还有同村、同族、兄弟或同学关系。这是争取张、陈投诚起义、瓦解敌人的有利条件。

在对张佐夏、陈修农展开多轮宣传攻势基础上，为把纵队司令部诱引到直属第三大队防区来，达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，张英奇授意陈修农带两个便衣到永兴找其胞兄陈修农，向他陈述司令部驻扎四甲与迁移高路的利弊。陈修农还故意对陈修农说，你是参谋长，司令部的安全你有责任向霍司令提建议。与此同时，张英奇秘密来到塘塘，与张佐夏展开直接谈判，张答应解放军一到防区即率部起义。

没过几天，纵队司令部派便衣通知陈修农、霍远鹏及家属以及警卫中队等，马上就会过来，并要陈赶紧安排住处。经过缜密考虑，陈修农要高路大地主张启明让出整栋房子做霍远鹏的住所，参谋长陈修农和警卫中队、司令部无线电台均安住（设）于临近农家。

10月19日，驻守安仁、由纵队副司令吴立坚兼任司令的第一支队被我军歼。就在当天，张英奇派人向张佐夏、陈修农送来一封信，进一步阐明大军压境的形势，敦促实现塘塘谈判诺言。

10月21日，张、陈集合全体官兵到达太平墟向我军投诚。当晚，以张佐夏为前导，由张英奇带领我军及张佐夏挑选的两个加强班，从太平墟出发，兵分两路前往高路实施军事行动。次日拂晓，我军一弹未发活捉了霍远鹏和他的贴身保镖、副官等及其家属。

在此基础上，484团官兵与南下干部兵分两路向炎陵县城、水口进发，组织歼灭残匪战和政权接管。10月27日晚，一路部队官兵和南下干部到达炎陵县城，随即宣告炎陵解放。

### 旧事

## 担水往事

谭光辉

甜酸苦辣皆滋补，担水担炭人品生。

### 1

家里那担水桶因年龄大了，下面朽了一小截。父亲让木匠师傅锯去坏掉的部分，做了新底，推上铁箍，改造成了我的专用。

十岁前，我在母亲的帮助下学会担水。我兴奋地用那根新扁担挑着空水桶去前塘学担水。来到水井边，母亲用大木勺分别在桶子里放上两勺水后让我挑起来试试。我蹲下去，把扁担放在肩上正准备迈步，谁知扁担没放平，后面水桶落地，前面水桶高高翘起，“咚”一下弹在脑门上，一个趔趄差点栽到井里。母亲吓得赶紧用手指点了点口水给我揉那磕碰处……

母亲给我重新装水，帮我把扁担在肩上放好，鼓励我迈开步子。看到我扛着扁担踉踉跄跄的样子，跟在后面的母亲不停地纠正我的姿势：肩膀要位于扁担的中间，保持前后平衡；身体要前倾，走碎步子，洒出来的水就少些。

半桶子水的确荡得很，到家时，每个桶子里只剩下半勺水了。

就这样几个来回，在母亲的指导下，我勉强学会了起肩、换肩，勉强可以迈过那高高的石门槛，桶子里的水也洒得少了。

晚上才觉得双肩火辣辣的犹如针刺。第二天，肩膀上结着的血痂子，好像小牛学犁田时被牛鞭扎过的痕迹，一放上扁担就痒得厉害。

### 2

“扛着扁担”“吃多了鱼尾巴”……在旁人的笑話中，我终于练成了自己羡慕的样子：轻松起肩、身体微倾、右手扶扁担、左手摆动，换肩丝滑、不晃不洒。

学会担水后，早上起来下午放学担水成了我的课外作业，也是屋场里同龄人共同的节目。

各家各户都有一口大小不一的大水缸，我们的水缸是父亲自己砌的，火架板子大小：在房子门边靠洗碗架旁用水泥红砖砌了一个水缸，底部挖地两寸铺上水泥，镶上几块瓦。担满水缸，大水桶三担，小水桶四担。

槽门内有几户人家水缸大小差不多，我有时和阳生、同乃、咩娃几个发小抱团担水。一次担满一家大水缸，四次完成，颇有成就感。每次担满自家水缸后，我还会帮邻居帮阿公家把水缸担满。

屋场有个规矩：正月初一不能担水——水井过生日。各家各户都会在除夕那天把初一要洗的东西洗好，还会把水缸担满后，储备一担水。正月初二，新年第一次担水，人们都会带上纸钱香烛到井边举行一个小仪式。每年开春担水，父亲总会递给我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红包——崭新的两角纸币。

### 3

出槽门是新屋队的大晒场，这里是孩子们的娱乐场，是湖头屋场最热闹的地方。女生踢房子、踢毽子、打石子、老鹰抓小鸡……男生拍电报、滚铁环、打纸板、打陀螺、战“皇”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蹭一次别人家的弹子车坐坐。

早晨傍晚，晒场边上排满了装满了水或空着的水桶，扁担上大多模仿朱总司令写有“某某记”字样。大家玩得很嗨，汗流浹背，全然忘了上学，忘了天黑，忘了家里还急着用水淘米做饭，常常惹得大人拿着响竹来找人。

夏天放学后，我们有时把水桶排在河堤上，下河洗冷水澡，搬开石头抓螃蟹吃。

### 4

小学时学校担煤炭、家里挑大粪，初中时学校担红砖、担石料，我们这些发小都是好劳力。

上初中时到大队窗上担脚架，分到户搞“双抢”时抬打木机，“双抢”后跟着手扶拖拉机送稻谷，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。

大概真的是吃了生螃蟹爪有力气，大概正是担水练就了真功夫。

……

几十年过去了，那四周磨得光溜溜的古井，那早晚湿漉漉的石板路，那吱悠悠的扁担声，常常入我梦来。

05  
株洲日报

时光

千金药业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2024年1月16日

星期二

责任编辑：郭亮

美术编辑：王玺

校对：马晴春

记事本

## 乡下来的女邻居

徐俊霞

时姐和我是同一座小区的邻居，我们是在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散步的时候认识的。她买的是小区里一套二手房的阁楼，面积虽不大，但楼道充分利用了起来。

我纳闷地问她：“怎么买这么一套房子？”时姐实话实说：“便宜呀，楼层低，面积大的房子哪儿有这价格？”都是“差钱”惹的祸。我们小区是二十年的老破旧，我是二十年的老业主，时姐住进来也有七八年了。

时姐很清闲，经常见她在小公园录小视频玩直播。起初，我猜不出时姐的职业，时姐透露她在工地上干活，主要做防水。在工地上干活的大多是男人，防水队伍里也是以男性居多，时姐这工作够辛苦。

工作虽然辛苦，时姐却很知足，有活就干，没活就玩。她挺会给自己找节目，录小视频，跳扇子舞。她说话很风趣，小区里来了一家物业公司，干活虎头蛇尾，还是个“钉子户”，业主纷纷声讨物业公司服务不好，物业公司还是赖着不走。时姐评价：“麻烦了，撵都撵不走了，这家物业公司‘树大根深’，物业经理张场跋扈。”

时姐老少皆宜，人情练达，和谁都能聊得来，和谁都能成为朋友，公园里的保洁大伯，公共厕所的保洁阿姨，隔壁小区的阿姨都喜欢和她聊两句。当然也有例外，一位喜欢吹牛的女邻居就不入她的眼，那位女邻居目中无人，言谈举止不把人放在眼里，夏天跟团出去旅游回来见人就吹嘘。她家女儿女婿工作单位不错，经常孝敬她钱和物，她会穿衣服，喜好多金首饰，她见人炫耀母亲节俭，生日，女儿女婿请她去哪家酒店下馆子，送了些什么贵重的礼物。

时姐说：“这人瞧不起人，眼皮子浅。”不得不承认时姐看人还是挺准的。渐渐地，我和那位女邻居也疏远了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各人有各人的福气，各人有各人的难处。谁家锅底没有灰？

时姐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她生养了一对儿女，女儿远嫁他乡，结婚有娃了，儿子技校毕业刚刚上班。老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多，是非多，妯娌是个挑事精，三天两头找茬和她吵架。公公婆婆婆家送终后，时姐在老家那一亩三分地上日子过得憋屈，就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，想过几天安生日子。

城市里的居民区都是单门独户，关起门来过日子，时姐慢慢习惯了城里的日子。她在工地上干活，工资比男工人低。今年各行各业都不景气，工地上活少，防水的活更是青黄不接，即便这样，她也不愿意去干其他工作。她骨子里是个喜欢自由的人。小区里哪家邻居需要做防水，不管是熟悉的邻居，还是不认识的邻居，只要找到她，她都愿意帮忙，房主都不愿意爬上爬下，时姐不辞辛苦地在楼顶上“翻山越岭”，仔仔细细地修补漏水点。

闲闷时，除了在小公园散步，跳舞，时姐还喜欢郊游。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公园和景区，时姐都去过，有时候自己去，有时候约个伴。秋天，她去各个景区采摘野果子。谁说诗意在远方？时姐眼里，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。

时姐喜欢养花种菜，公园里哪种野菜能做馅，哪种野菜能泡茶，她都认得，都能找得出来。她煎炸烹炒的手艺一般，但她敢于尝试，经常自己动手烹饪美食。她家儿子夏天考了驾照，时姐最朴素的心愿是儿子找份好工作，再找个媳妇，她就没有心事了。